

法國大選後的政局

王建勳

法國總統選舉結果

法國總統任期七年，原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總統任期應至一九七六年屆滿。因龐畢度已於本年四月一日病故，法國總統選舉提前舉行。

法國總統選舉是分兩次投票進行，除非在第一次投票中有候選人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票（亦就是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否則實行第二次投票，就得票最多之第一、第二兩位候選人，予以選擇，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第一回合選舉是於五月五日舉行。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共有十二人。但實際上，最是「進步共和聯盟」（Union République de Progrès—U.P.R.）

——「戴高樂派」夏本德瑪（Chaban-Delmas）與「戴高樂派」組成的「獨立共和黨」（Parti des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P.R.I.）黨籍、財政部長戴斯亭（Giscard D'Estaing）及「戴高樂派」代表與社會黨和共黨的「左翼聯盟」候選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爭。

其他候選人祇算是陪襯。

由於「左翼聯盟」候選人僅有密特朗一人，其羣衆選票集中，而「戴高樂派」及其他黨派候選人過多，選票分散，且又要兩面作戰，故在第一回合投票中，密特朗獲 43.24% 選票，佔第一位。戴斯亭獲 32.6% 選票，佔第二位。夏本德瑪僅獲 15.1% 選票，佔第三位。其他九位候選人一共建得 9.1% 選票（如附表一）。

第一回合選舉選票統計表（附表一）

選民登記人數	本國	海外省及屬地	總計
有投票權選民人數	29,778,550	824,403	30,602,953
未參加投票人數	25,285,835 (84.91%)	489,908	25,775,743 (84.22%)
廢票	4,492,715 (15.08%)	334,495	4,827,210 (15.77%)
實際投票人數	228,264 (0.76%)	8,843	237,107 (0.77%)
候選人	25,057,571 (84.14%)	481,065	25,538,636 (83.45%)
獲選票數	11,044,373	36.08	43.24
戴斯亭（Giscard D'Estaing）獨立共和（原戴高樂派）	8,326,774	27.2	32.60
夏本德瑪（Chaban-Delmas）戴高樂派	3,857,728	12.60	15.10

耶 (Jean Royer) 戴高樂派

拉 吉 契 (Arlette Laquille) 托派

居 蒙 (René Dumont) 農業學家、教授

拉 朋 (Jean-Marie le pen) 極右派國民陣線 (F.N.)

莫 利 (Emile Muller) 法國社會民主運動 (M.D.S.F.)

卡 維 那 (Alain Krivine) 極左派革命共黨陣線 (F.C.R.)

雷 歐 文 (Bertrand Renouvin) 法國新行動 (N.A.F.)

克 羅 地 (Jean-Claude Sebag) 歐洲同盟運動 (M.F.E.)

赫 勞 德 (Guy Heraud) 歐洲聯盟黨 (P.F.E.) 教授

資料來源：法國內政部公佈，原載 May 19-20 1974 Le Monde

在第一回合競選中，由於無人獲得超過四分之一五十票的決定性勝利，迫使舉行第二次選舉。第二回合競選是於五月十九日舉行，由第一回合中獲勝的密特朗及戴斯亭兩人角逐法國總統。經過一場激烈

第二回合選舉選票統計表 (附表二)

候選人	選票數	獲票數	佔全部選民百分比	佔實際投票選民百分比
戴斯亭 (Giscard D'Estaing) 獨立共和黨 (P.R.I.)	13,314,640	43.73	50.70	3.17
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左翼聯盟	12,946,642	42.52	49.30	2.33

貳 「戴高樂派」的衰落

一九五八年九月，正當法國殖民地運動澎湃，以及接連不斷的倒閣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戴高樂東山再起，建立了第五共和。第五共和憲法一改內閣制為總統集權制，戴高樂以其個人威望領導國家政治，他不但獨攬行政大權，並對國會多般牽制，而一些忠於戴高樂的政治領袖們，以一個聯盟策略，建立以「戴高樂主義」為中心的「共和聯盟」（Union Pour National République—U.N.R.）。在開始它之可能成為長久統領法國政治的一種象徵，使那些拒絕「戴高樂主義」的反對派，非但遭到否決的命運，亦給人有一種異端的印象。

到一九六三年，阿爾及利亞內戰結束，法國政黨政治中心已由阿爾及利亞所引起的危機，逐漸轉移到國內政治問題上面。最重要的是各政黨為配合國內新政治關係而企圖改變立場。首先是左派勢力崛起，一九六五年密特朗代表左派競選總統，迫使戴高樂在第二回合中始告險勝（密特朗在第二回合獲44.8%的選票）。一九六七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戴高樂派」從二百十六席降到二百四十四席，失去了絕對多數地位。

為挽救戴高樂在羣衆中已趨下降的聲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共和聯盟」改組為「民主共和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és Pour la Ve République—U.D.R.）。而此時左派政黨的擴張，法國政治更是陰雲密佈，一九六八年五月，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學、工潮。雖然這次事件又激發了法國人民的警惕及「戴高樂主義」的熱情，「戴高樂派」以強調反對那些激進而具危險的「共產主義」，爭取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國會議員選舉的勝利，但是「五月風暴」的衝擊，法國人民要求普遍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而法國人民對於戴高樂個人信仰的動搖，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公民投票，因未獲大多數法國人民之支持，戴高樂即憤而辭去了總統職務。這顯示當法國面臨危難或人心惶恐的時候，戴高樂容易獲得法國人民的擁護，但是當法國情況較為安定的時候，人民的意向就難以確定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龐畢度當選第五共和總統，戴高樂派內部已有「維護戴高樂正統」與「實行開明政策」之爭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戴高樂去世不久，龐畢度首先修改戴高樂的對外政策，如准許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對內主

張實行黨派聯合。而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無疑已失去戴高樂的威嚴與神祕特質，「民主共和聯盟」內部更趨複雜，許多派系開始爭權奪利，隨後頻頻鬧出醜聞。一九七二年四月，龐畢度就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交付公民投票，其反對及棄權票高達39%。一九七三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前夕，「戴高樂派」為應付「左翼聯盟」的挑戰，而再以「進步共和聯盟」的新旗幟為號召，但在驚濤駭浪中，仍失去了不少席位。「戴高樂派」連續失利，龐畢度有意開創新局面，故有組「開放內閣」之議，但「戴高樂正統派」重要人物如戴布瑞（Michel-Debré）等之杯葛，曾經常支持戴高樂派渡過難關的「中間改革派」亦表拒絕，因而不但是「開放內閣」之議胎死腹中，戴高樂派內部在「繼續維護戴高樂政策」與「大舉革新以取代陳舊」之間有了更深的鴻溝。

自從去年五月冰島會議以來，即有龐畢度已患絕症的傳聞。法國政府雖諱莫如深，但龐畢度繼承人問題已在「戴高樂派」中開始爭論。夏本德瑪在一九六九年因「醜聞案」及「欠稅事件」猛遭國會攻擊，不久離開內閣總理職務以後，他即已從事總統選舉的部署，所以在去年十一月間，他先後獲得「進步共和聯盟」執行局及中央委員會的支持。然而在龐畢度逝世以後，「戴高樂正統派」的現任內閣總理麥斯默（Pierre Messmer）及開明派的國民議會議長佛爾（Edgar Foure）均有意競選總統，後因夏本德瑪以戴高樂正統繼承人自居，堅持不肯退讓而作罷，這對夏本德瑪的聲望打擊甚大。而現任交通部長羅耶（Jean Royer），亦以「戴高樂派」參加競選，雖無當選希望，但却分散了夏本德瑪的票源。而當夏本德瑪決意參加競選之後，「戴高樂派」的內政部長施哈克（Jacques Chirac）聯合其他三位部長及四十餘位國會議員聯合發表宣言，要求「進步共和聯盟」當局支持財政部長、「獨立共和黨」黨魁戴斯亭競選總統，因而，面對著一個「左翼聯盟」，「戴高樂派」已放棄了以往共同的政策，而成為一個內訌與對立的局面。

獨立共和黨是來自於一九五八年居西地（Duchet）所領導的「全國獨立中心」（Centre National Indépendants—C. N. I.）。當時該中心在國會擁有一百廿個席位，由於它時而對戴高樂擁護，時而反對，戴高樂曾拒絕與其合作。然而其中亦有一些重要人物參加了戴高樂政府，戴斯亭即是其中之一。一九五八年戴斯亭出任戴高樂政府財政部的秘書長，一九六二年

出任財政部長。所以自一九六二年，戴斯亭以其個人聲望已使「全國獨立中心」大多數份子投入到他的「獨立共和黨」，以致「全國獨立中心」逐漸消失。戴斯亭為財政專家，一九六七年時，他堅持維護自由企業而與戴高樂發生歧見，隨即離開內閣。一九六九年，「獨立共和黨」全力支持龐畢度競選總統，然後戴斯亭再度出任龐畢度政府的財政部長迄今。一般而言，自一九六二年，「獨立共和黨」即與戴高樂派合作，現在國民議會四百八十七席中擁有一六二個席位。因為「獨立共和黨」經常獲得「戴高樂開明派」支持，實際上，戴斯亭已是「進步共和聯盟」的中間派領袖。而今，戴斯亭獨立參加競選，在其建立「新多數」的口號下，不但已獲「中間改革派」的擁護，並且亦獲得「進步共和聯盟」開明派的暗中支持，以致以往多傾向「戴高樂派」的中間及中間偏右的力量，已全投入「獨立共和黨」中。此一趨勢，不但戴斯亭聲勢奪人，亦使得夏本德瑪之競選活動不鮮明引人。事實上，夏本德瑪在維護「戴高樂主義」及主張「四大開明政策」之間，頗多束縛，除了對「左翼聯盟」攻擊之外，不易引起大多數右派及中間派選民之共鳴。以致夏本德瑪在第一回合選舉中即遭淘汰。

三 「左翼聯盟」的威脅

一九七三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前夕，社會黨與共產黨放棄長久以來在理論上的分歧，在企圖推翻「戴高樂主義」目標上，達成了聯盟。它們以「社會主義民主左派聯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s et Démocrates)為標榜，以「共同計劃」(Programme Commun)——如削減總統職權、改變選舉方式、保障個人自由、實行地方改革、推行國有化政策、停止核武器發展、以及撤削北約組織等，作為參加競選的共同主張。因為「左翼聯盟」的「共同計劃」，其所隱藏著「共產主義」的企圖，尤其是國有化的主張，亦曾引起不少法國人民的恐懼。因此，社會黨與共產黨聯盟，不但密特朗會遭到法國各方譴責，所有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黨亦不表歡迎。所以當龐畢度總統去世以後，對於總統選舉，很多社會黨人士不主張再與共黨聯盟。他們認為法國人民雖對社會黨的改革口號表示傾心，但對共黨仍有高度警惕與恐懼心理，如社會黨不與共黨聯盟，則更容易獲得左翼溫和派選民的支持。

密特朗以為面對著「戴高樂派」的反共運動，「共同計劃」極易引起選民誤解，乃不顧共黨的條件，在四月八日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中提出了掩飾左派「共同計劃」的「五大政見」和一個「自由綱領」(Charte des Libertés)，其中包括尊重人民自由、促進社會正義、發揚博愛精神等等。他解釋龐畢度去世已是法國新時代的開始，而社會主義與自由是絕對不可分開的。由

記馬沙(Georges Marchais)很早即已強調左派政黨仍應團結爭取總統選舉。其原因是當前法共在羣衆中的力量已非一九六九年時期可比；一九六九年會有五百萬選票投給共黨候選人居卡爾(Jacques Duclos)，而今共黨在羣衆中的潛力比社會黨相差甚遠，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國會議員選舉，已證明社會黨的羣衆力量已超出共黨甚多。此外，法共認為面臨「戴高樂派」的分裂，左派更應團結，否則將失去一個良好機會。

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地下抗德軍的領袖，他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八年間曾在不同政府中擔任過許多內閣職務。他一九六五年以左派政黨代表與戴高樂爭奪總統寶座，一九七二年成為社會黨的領袖，他使分裂中的社會黨漸趨團結，亦提高了他個人的聲望。為了部署總統選舉，一九七四年初，他和前西德總理布朗德、埃及總統沙達特曾舉行幾次極具宣傳意味的會議，並且以改革稅制、改善衛生福利，以及提高退休金等承諾，極力爭取工人的支持。雖然他已被左派公認為未來總統候選人，但當面臨社會黨內部對聯盟的爭論，亦會使他猶豫不決。他認為此次參加競選仍多艱難，必須要在競選策略上靈活運用，倘若競選失敗，亦可維持社會黨內部團結。他基於如與共黨分離，共黨將會推出候選人，在第一回合選舉中共黨與社會黨很可能同歸於盡。所以密特朗主張社會黨仍可在不強調左派「共同計劃」情形下與共黨聯合。而共黨已聲明以維護「社會進步」、「民主」與「和平」的基本政策，支持密特朗為「左翼聯盟」候選人，但是却強調「左翼聯盟」候選人在基本觀念上，應該是「左翼共同計劃的候選人」(Candidat Commun de la Gauche)，而不是「左翼聯合候選人」(Candidat Unique de la Gauche)。所以共黨提出的條件是「左翼聯盟」的候選人就是「左翼共同計劃候選人」(Un Candidat Commun, Un Programme Commun)。

密特朗以為面對著「戴高樂派」的反共運動，「共同計劃」極易引起選民誤解，乃不顧共黨的條件，在四月八日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中提出了掩飾左派「共同計劃」的「五大政見」和一個「自由綱領」(Charte des Libertés)，其中包括尊重人民自由、促進社會正義、發揚博愛精神等等。他解釋龐畢度去世已是法國新時代的開始，而社會主義與自由是絕對不可分開的。由

於密特朗的堅持，迫使共黨在表面上有了不少讓步。四月十一日，密特朗、馬沙與「左派急進運動」（*Mouvement des Radicaux de Gauche*）的領袖法柏爾（Robert Fabre），「民主勞動總工會」（C. F. D. T.）領袖米爾（Edmonde Mairé）等召開「左派聯盟」的高層會議，決議密特朗為「左翼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同時，密特朗雖同意「共同計劃」，祇是「左翼聯盟」的基本政策，而馬沙却接受了社會黨所特別主張的私有財產及保障個人權利的原則。

所以在密特朗競選活動中，「左翼聯盟」策略的改變，共黨在隱藏其真正企圖是相當成功的。密特朗極力解釋他與共黨之關係，他聲明他未來的內閣是由社會黨人士出任，共黨只佔內閣部門的三分之一。馬沙與密特朗都表示國有化不會造成法國經濟結構的劇變，保證在九大企業國有化方面將假以時日審慎進行。為揭發「左翼聯盟」的真正意圖，在第一回合中，戴斯亭會

提醒法國人民避免左派政權所能帶來的災害，而夏本德瑪則警告法國人民說共黨不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由於右派及中間派選票分散，力量不能集中，密特朗雖未獲得過半數選票，却仍以第一位領先所有候選人，輕易的過關。

決定於法國命運的第一回合，由於「戴高樂派」與中間派已集中支持戴斯亭，而形成一個左右兩極對抗的緊張局面。在第二次投票前，「戴高樂派」集中攻擊共黨的陰謀，揭發「左翼聯盟」的「共同計劃」，不但要推翻第五共和，並且還要改變法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麥斯默呼籲法國選民要了解共黨的危險性，阻止「左翼聯盟」候選人當選。而在五月十一日戴斯亭與密特朗在電視上面對面的辯論，面對著二千五百萬觀眾的一場論戰最具決定性。他們曾就國民所得分配、國有化以及共黨參加內閣等問題進行爭論，但主要者仍是以經濟與社會問題為中心。

事實上，經濟與社會問題已成為第二回合選舉中爭論的主題。以戴斯亭而言，在其財經部長任內有其成功的一面亦有其脆弱的一環。譬如，從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法國工業成長率增加了37.2%，國民經濟生產亦達到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平均每年是5.9%。但是由於加速工業化發展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已趨惡化，並且自能源危機以後漸趨平衡的貿易又成赤字，支付平衡問題已難以獲得解決。而衆多大型工程的興建，外資的不斷增加，又造成

「國際企業」與「國民企業」的競爭，不但工業蕭條，農產品亦受到影響。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法國的社會發展，近幾年來，法國的醫院、學校、以及公衆事業都沒有增加。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物價平均每年上漲5%，而一九七四年預計將達15%以上，因而就業問題、勞資關係問題、工人參加管理問題，以及稅捐與人民負擔問題等，更趨惡化。而法國國民所得的漸趨集中，其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福利社會制度已不符實際，使經常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發生動搖。這些不但引起多數法國人民之不滿，並且亦成為左派攻擊的主要目標。這亦是所以在第二回合選舉中，密特朗與戴斯亭勢均力敵，戴斯亭僅以三十餘萬票領先密特朗。雖然密特朗終於敗於戴斯亭之手，但從此次法國大選看出，左派勢力已對法國構成嚴重威脅。

肆 戴斯亭的政治主張與法國政局

從戴高樂建立第五共和以來，依據「戴高樂主義」所建立的一個保守的內政，一個抵制美國的「民族主義」，和一個接近東方與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普遍吸收着國內大多數政治力量。而龐畢度去世以後，顯然的，「戴高樂主義」已成孤立，很多政黨都要改變法國的面貌，這一趨勢，從那些總統候選人的政見中，即可見一斑。

一般而言，「左翼聯盟」的密特朗是要澈底地改變法國的現況，所以他的口號就是要改變法國（*Changer la Vie*），不但他的「共同計劃」將難以與第五共和憲法併存，並且其要聯合共黨組成內閣，很容易又把法國帶回到一九三〇年時左傾政權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夏本德瑪是以戴高樂正統繼承人自居，所以面對著改革潮流而仍要維護「戴高樂主義」的立場。他的口號是要建立保衛第五共和以防制左派的顛覆，加強維護自由權益與司法功能的「新社會」（*Nouvelle Société*），以及三大「開明政策」的對內團結與對外獨立。這些與一九六九年大選時，龐畢度所提出的保衛第五共和、建立穩固的社會、以及維護大法蘭西民族光榮，並無多大差異。當前法國人民已不再重視那些空洞的口號，亟待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因而夏本德瑪的「新瓶舊酒」，亦就更難避免法國人民對「戴高樂主義」的厭倦了。

戴斯亭雖曾與「戴高樂派」結盟，但他並不受「戴高樂主義」影響，因

而他的主張多從解決實際問題着手，並保持其在夏本德瑪與密特朗之間的立場。誠然，戴斯亭有改變法國現況的決心，而又不會帶來「共產主義」的危險，這很適合於法國人民求新求變而又恐懼共黨的心理。戴斯亭的政治主張，可從他的競選言論中，分為內政、外交、社會與經濟三方面說明。

一、內政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早已普遍爭論；左派、右派及中間派都有不同程度的主張要修改憲法。戴斯亭在改革憲政上有三點意見：①不贊成總統集權制，除保留總統對國會之解散權，主張總統職權應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並建立有權的國會和負責的內閣；②增設副總統，以便總統因故出缺時接替總統職務；③修改選舉法規，以少數代表制取代多數代表制，使少數代表亦能進入國會，並且選民的年齡應該降低到十九歲。此外，戴斯亭為使政治開放，主張建立「新的多數黨」，包括「民主共和聯盟」、「各獨立派」、「戴高樂開明派」、以及中間派的「民主中心」及「改革派」，但却拒絕那些激進的政黨如共黨及極左派政黨。不過他要承認反對派的存在，他主張與反對派領袖談判，尊重反對派的地位與意見。

二、外交

①裁軍與防衛：法國不參加國際裁軍會議。為繼續保持法國的核子報復力量，必須繼續舉行試爆，但儘可能的從事地下試爆。至於出售武器及核子發展仍將繼續進行，但是如果能與軍火輸出國（包括共黨國家）達成協議，法國可減少武器的輸出。

②對歐政策：法國之獨立與歐洲之獨立具有同等重要，為維護法國之主權與利益，以及在國際間之地位，法國應積極參加「歐洲建設」，並擔任重要角色。因而他認為在今後幾年中，西歐的政治統一將是法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從七月開始到十二月底，法國在輪值共市理事會主席期間，將提出一個時間表，以使「西歐聯邦」能在一九八〇年實現。但是戴斯亭認為：「歐洲聯邦議會」的選舉，應採取直接選舉方式，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西歐政治統一的條件尚不完備，如何掃除障礙，法國與西德的加強合作實具有重要意義。而在掃除障礙上，西歐各國應先在貨幣、外交與文化上達成統一。

③對美關係：法國可能而應該是美國的盟友，但法國不應被視為依附於美國而與美國妥協，法國必須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與美國合作。因而，今後美國在歐洲只是一名合作者，而不是一名參預者。戴斯亭認為歐洲必須逐漸確立一種方式，使「大西洋聯盟」在與東西方均衡的基礎上達成自主的目標，法國在此一發展上將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戴斯亭不主張歐洲必要成立一個強迫性的機構專門與美國談判。他亦不贊成西歐盟國與美國有一個政策協調機構。

④對東歐政策：主張繼續與蘇俄及東歐國家和解與合作，尤其要加強與蘇俄之經濟關係。
⑤對於中東並不以前蘇俄所安排的和平政策為滿意，如保持中東持久和平，必須要尊重國家的統一與安全，這仍有賴於強國與當地人民間之共同理解。
⑥對第三世界：主張法國對第三世界儘可能的予以援助。

三、社會與經濟

戴斯亭認為六年來，法國的工業已在快速成長，為了提高法國的國際地位，必須要克服社會與人民心理上的阻力，繼續提高法國工業化的水準。在減少這些阻力方面，他主張優先解決失業問題，減少國民所得的不均，和加速大眾事業的建設如運輸、醫院以及公共衛生設施等。他反對國有化，主張以財政及信用貸款為手段壓制通貨膨脹，他要以歐洲物資調配政策保證物資來源不虞匱乏，他要建立物價契約，而不強制限價。

他亦提出一個完整而具體的「社會進步計劃」（*Programme Social Avancé*）。此一計劃重要目標就是社會安全與社會改革。在社會安全方面有加強對勞工的保護、老年的撫養，以及家庭的救助。在社會改革方面，他要開創青年的前途與機會、維護社會權益的平等，提高婦女權利的保障，改善勞資間的關係，創造有利於勞工的條件，重視國民所得的分配，提高低所得的工資，賀賜其流以及對人民儲蓄的保護等等。

綜觀戴斯亭的政見，他是要給法國描繪出一個新的「藍圖」，提供給法國選民們求變的願望，這是他與「戴高樂主義」不同的地方，亦是能够擊敗夏本德瑪的主要原因。追溯一九六四年四月，「戴高樂派」的全國代表大會

，夏本德瑪曾表示「共和聯盟」是一個永久存在於法國政治當中一支現代化政治力量；戴布瑞則要把「戴高樂主義」建立成法國永久不移的政治準繩。而今，獨佔法國政壇達十六年之久的「戴高樂主義」終于無法應付法國人民思變的心理。夏本德瑪的慘敗，證明法國長久以來以對戴高樂個人崇拜所建立的「戴高樂主義」權威，已不合時宜了。

但是戴斯亭在第二次選舉中，是由於「戴高樂派」之支持而險勝。目前「戴高樂派」在國民議會中還擁有一百八十一席，而他的「獨立共和黨」以及其他支持他的小黨加起來不超過一百廿席。如果沒有「戴高樂派」的支持，左派政黨隨時可在國會使戴斯亭遭遇困難。密特朗在第二次投票中，幾乎獲得法國選民一半之支持，此一不可忽視的强大反對力量，當然仍可以左右法國的政治動向。所以戴斯亭所要建立的包括右派、中間派和獨立派在內的「新多數」，不但要承認反對派的地位，甚而可能達成妥協，不然內閣不易穩定。而法國的內政可能趨於開放，亦可能一改自戴高樂以來左右兩極對立的情勢。

近年來，西歐政局多變，除原森堡外，西歐共市九國政府都已更迭。而法國與美國之紛歧，龐畢度把「歐洲人的歐洲」作為把美國排斥出西歐的烟幕；舉凡美國「新大西洋憲章」、中東政策、能源危機，法國無一不表反對。對能源會議，法國企圖聯合西歐國家抵制美國，結果反為西歐國家所背棄。法國之孤立，西歐更為衰微。因而各方對法國大選之注視，其焦點仍在外交上面。根據戴斯亭的主張，他重視歐洲共同市場的團結與發展，加強歐洲集體安全，並聲言尊重共市盟國的意見，願先與西德磋商。戴斯亭要加強西歐國家之關係，當有助於西歐政局之穩定，間接或能促進法、美關係的協調。華盛頓已寄望於美法隔閡之消除及其關係之發展。如果實現，則大西洋關係可能呈現和諧的局面。

不過戴斯亭一再強調法國要在國際事務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歐洲建設」仍當以法國的獨立與安全為優先。他一方以自由世界自居，一方又要建立獨立的歐洲，以致有些評論仍謂法國今後將會擺脫「戴高樂主義」影響，但在外交上仍不會放棄獨立的姿態。

當前法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仍有若干困難。諸如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勞資糾紛，以及石油價格暴漲後的貿易逆差、收支平衡等問題，如何從資本

壟斷、大量失業、資源枯竭中謀求妥善解決。戴斯亭雖然已在大選中提出一個具體綱領，但是在實行上是否會遭到左、右兩派的阻力，恐怕還有問題。

主要參考資料•

① N° 1192—13—19 Mai 1974 L'express. (法國新聞週刊)

N° 1190—29 Avril—5 Mai 1974 L'express.

② Avril—20 Mai 1974 Le Monde. (法國世界報)

2 Avril—20 Mai 1974 Le Figaro. (法國費加羅報)

③ Apr. 15 1974 U. S. News & World Report.

④ 「憲政思潮」季刊第十六期及十九期拙作「法國憲政的演變」、「法國第五共和的政黨與政治參與」兩文。以及「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七期拙作「法國國會議員選舉研析」。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四日脫稿)

認識中南美洲

著者王建勳

本書係採用中南美洲最新資料，自一九六六年開始至一九七年所先後在本刊撰寫的論文彙集成輯，凡卅萬言。無論在政情方面，或國際關係方面，以及國際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方面，均有周延而精闢的分析。現已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平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五十四元

總經銷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一〇五號